

近水樓台先得月？

校園情侶的故事

經驗是錯誤的累積
分手是再次開始

執筆：謝松志

人到情多情轉薄

而今真個不多情

又到斷腸回首處

淚偷零

下面是兩篇校園情侶的故事，從他們的故事中我們可以明瞭部分班、校對的結合、所受壓力和分手的大致情形，就讓我們聽聽他們的歷史。

天天見面的陌生人

攤開日記，手抖得握不成筆，心中苦楚得連神經末梢那端都如針扎般隱隱作痛。是了，這就是結局了，這般地苦，這般地澀，這般地痛，怎料得到啊！為什麼在這號與他共譜的交響曲裏，最後一小節竟是如此淒涼地結束！

與他初次見面的節奏，完全是單調的行板，彼此之間的感覺僅僅只是「同學」，一個既陌生又貧乏的字眼。但也許合該有事吧！實驗課和他同組，就在一次又一次對實驗結果的討論、互助和等待裏，彼此間漸聚成了一般患難與共的默契，就這樣，在試管、燒杯和量筒的交錯裏，我們之間搭蓋了一座橋，這座橋就好

像試管質地般，耐高壓，耐高溫，又純淨透明，像煞了當時兩人之間的情誼——一份坦純的同窗之誼。

憶想那段時光，真是種好日子，說句豪氣的話，那是段「肝膽相照」的日子，我們常自豪是所謂「男女之間存著純友誼」的最佳註腳，彼此間的關懷、尊重、體諒與包容，使我們的友誼開始奏出美麗的雙和絃，音聲適中，音律和諧，音感明亮暢快。

但畢竟樂曲沒有一音不變而收尾的。漸漸地，我發現自己不再能如昔日一般，抓抓頭髮即可邁門而出，總需細梳一番才覺心暢；在學校裏，也開始不自覺地搜尋他的身影，每每見著了他才覺心安。心態這般改變，驚得自己都恐慌極了，儘管日記的筆是如何硬生生的寫著「不是啊！不是啊！」但是夢裏的心，卻又是如此無防備地吟著：「是啊！是啊！」這段日子，過得是充滿矛盾與掙扎的日子。

第一次在筆端承認心中的感覺，是與他同看「證人」的那一日。猶記得那日人潮洶湧，他體貼的讓我在外頭等著，獨自一人擠進人群裏買票，我在外頭等著等著，竟莫名產生了等待男朋友的心情來，一種好幸福的感覺，享受這感覺出了神，直到他搖了搖我才回神過來。他微笑著，用那慣有的動作摸摸我的頭道：「小鬼，遠遠就看妳在發呆，腦子裏在『胡想』些什麼？」「胡想」？這字眼聽得使我不敢正視著他，不安的低下頭，耳根子都熱透了。散場時，他不時讚嘆著影片唯美的攝影，老練的運鏡，雋永的對白，佳構的劇情。聽著他對



電影不凡的談論，心中那份感覺又起了。那夜的日記，我道出了自己的心。

從那日起，我對他付出了更深更沈的關心，他對我也回饋更多更滿的照顧，我一直猜不出在他對我的照顧裏，是不是有著什麼？就在這樣猜測的心情裏，動人的一日來臨了。那天是我的生日，他請我吃頓飯，飯後兩人逛著西門町，走著走著，上了天橋，他似乎怕我走散了，牽住了我。我任由他牽著，從他的手裏，我似乎感到握著一顆心，那晚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確切明白了我真正握著了一顆心。

繼之而來的日子，是一種無人能懂的美麗，總覺得上帝的恩寵最多也不過如此了！班上同學也許基於所謂「道義」的默契吧，時時都刻意使我們單獨相處。這份變化，深深打擊了天性喜於結友的我。我努力地想打破這般默契，努力地想再進入昔日朋友的圈裏。但事實不允許我，環境不允許我，他亦不允許我。這份無法填塞的疏離，在我心中漸漸積成一顆帶著隱痛的瘤。

也許是另一種特殊感情的表現吧！他開始限制我不可隨便與其他男孩子談天說地，起初也任由他限制，總認為在兩個人的世界裏，佔有慾強烈是無可厚非的事，但後來他限制得過分了，交談的對象學長不行，班上同學不行，甚至連學弟都不行，對他這般無理的醋勁，心中的怨懟漸漸轉成口中的喊罵，氣極他怎會是這樣一缸過了時的醋罈子。

哎！當時的我們畢竟都太青澀了！就是因為那段日子刻刻皆處在一起，彼此開始不自覺

地卸下原本不屬於自己的盔甲和面具，彼此對於對方開始有了另一層的認識，只是我現在仍不懂為什麼與原來的他有如此大的差異？當初總認為他有著不凡的品味與見地，後來才發現他肚中所有的也僅是這些；當初總認為他僅是個醋罈子，後來才發覺他事事都抱持著一股大男人主義的作風；當初總認為他有顆上進求勝的心，後來才發覺他所追求的不是真知真學，而是擁有一份漂亮成績單所換來的虛榮滿足。種種種種，使得他的身影不再合乎我心中的模子，蒼白與空虛在我們之間築起了牆。這座牆，弄碎了那道曾在我們之間架起的玻璃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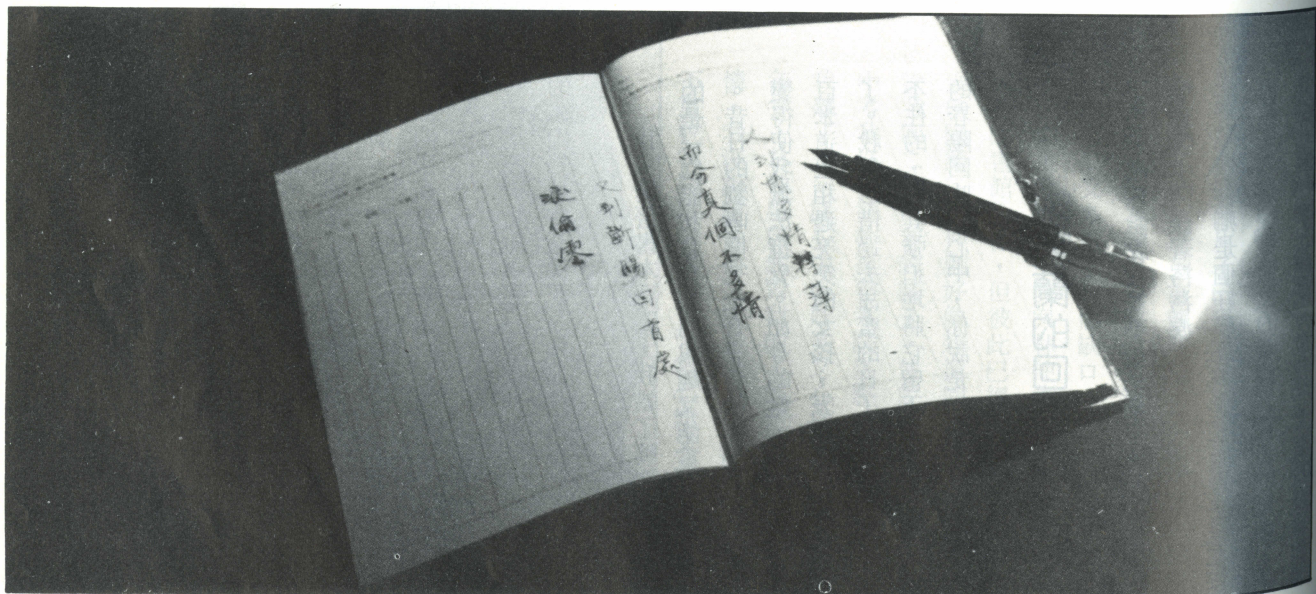
牆愈起愈高了，彼此看不見也摸不著了。若欲溝通只能大吼大叫。在每次的叫吼之後，我總是筋疲力竭淚汗漣漣。

以前總覺得「因了解而分離」這句話俗氣得可笑，怎知今日的我，就走進了這樣的結局裏。與他分手，刀割的痛楚都不及形容，畢竟彼此都曾經如此真心的付出過。但就像腫瘤一般，雖也是身上的一塊肉，當既知是惡性的，就該忍著手術刀的苦痛將其割棄，否則受害的，是自己的一生！

闔上日記，寫不出一個字，就讓今天的日記空著吧！空白的頁，反而可疊著我數不盡的思緒。

攤開掌心，細看著掌側的紋路，常聽人說這組紋路代表著婚姻與感情。若此話是真，那麼第一條皺摺就是他了，如此的深刻，卻也如此的短促！

結束了，是最後的一個音了——咚！



他們的過去式

「林仲卿，最近怎麼都是你單獨一個人呆在圖書館。劉曉蘭呢？」

「什麼是打水漂兒，你應該知道吧！我就是那塊石子，在劉曉蘭的心湖裏彈了幾下就沉入湖底了，不留下任何漣漪……。」

林仲卿的獨白

「頭一次見到劉曉蘭，大概是在社團迎新時候吧！」林仲卿望著遠方，好像在訴說一個遙遠的故事。

「她是一個非常靜的女孩子，不太愛說話，開始了解她僅僅是從社員資料卡中得知：喜好美術、寫詩等等。我在社團裏搞美工，這樣有才華的學妹，當然要加以吸收，可是劉曉蘭不常來社團，我自然認為這位學妹是『插花』的，也就沒多注意了。」

後來社團裏舉辦炊事競賽，劉曉蘭參加了。我們同一組，我是組長，看她默默的忙上忙下，而其他同學卻閒著在旁聊天，實在不忍心，於是下手幫她切菜、剝肉。

我問她：『妳怎麼不請其他同學來幫忙呢？』她只笑笑，沒有回答。由於她的努力和炊事技術，我們這一組得了第一名。爲了表示感謝劉曉蘭，我盡量抽空在課業上給予輔導，甚

至將留給直屬學弟的書籍和講義全借給了她。劉曉蘭從這時候開始也常來社團了，一方面請教功課，另一方面將我思考設計的海報藍圖付諸實現。我就像大腦，她就如同我的左右手，在社團中可以算是合作愉快的伙伴。漸漸的，我們的伙伴關係昇華至異性知己關係，彼此間有著一種不可言喻的默契。這些催化劑就是社團裏的一些郊遊、露營種種活動。

去年暑假，劉曉蘭和我興緻勃勃的報名醫療服務隊，隊長大概是認為我們兩個是「校對」，就將兩人安排在同一組做家訪，在南部炎夏日裏，我們馬不停蹄，揮汗訪問。有一天家訪時，熾熱的陽光襲倒了我們，我扶著她至陰涼處坐下，施予中暑急救，當她清醒後，她的眼眶中流露著感激的神色，就在這種情境下，我們互相表明了彼此愛慕之意。

九月開學後，相信你也知道，我功課忙，退出了社團。然而在放學後，總是會找劉曉蘭一同到圖書館唸書或看電影。在期中考那段期間，由於課業實在太重，我雖約她一同讀書，但卻沒有像往常一樣幫忙她複習重點，劉曉蘭曾要求，我皆以沒空推辭掉。期中考後，她重新加入社團，不知怎麼地，我們間漸漸有了障礙，慢慢的這障礙變成了高山，難以跨越，她不重視我的態度，使我自尊心深受打擊。有一次，我弄了兩張電影票，特別跑到社團去邀劉曉蘭，見到她正忙著與同學們聊天，或者是在討論工作吧！我不太清楚，她只回頭答道：『沒有時間！』又轉頭去擺她們的龍門陣。我不知那裏來的無名火，質問理由，劉曉蘭居然說

我沒權利約束她，這句話更是火上加油，臉頰上帶著被羞辱的熾熱逃出鐵棚。不久我又回到社團外窺望，看劉曉蘭是否有悔意，結果是失望的將兩張電影票撕得粉碎。從這次事件後，我不再主動去找劉曉蘭，她已成爲一個『隱形人』，在我視網膜上沒有留下任何影像。

期末考大概是迴光返照吧！劉曉蘭和我照例一同去溫書。雖然我很想藉機會將過去的情節重演，但她沒有再問我學業上的問題，只是默默的坐在身旁。有一晚送劉曉蘭回家，路上兩人有一句沒一句的閒搭，直到我問她是否當初因爲沒有替她複習功課而賭氣時，微露一角的冰山終於完全浮現，她以沈默拒絕了我的關心。

我常望著書本納悶，我錯了嗎？我所需要的是一位能和我共同興趣又能重視我的女孩。昔日的劉曉蘭完全合乎我的條件，但後來卻變得使我無法接受。如今的她，只是一位能在百米道上相遇笑笑的少女，表示曾經認識過罷了。我很珍惜過去甜蜜的日子，但春天總是抓不住的，與其強迫地將它留下，還不如讓暖暖的春陽回味在心中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劉曉蘭的回答

「我只能說我並不是完全了解他！」劉曉蘭眼眶中閃爍著潸潸淚水。

「林仲卿是個好學長，我剛加入社團時，他給予我這樣懂懂的新鮮人很多的照顧，尤其在社團炊事比賽後，借我一堆的書籍和講



義。每當考試前，他總是會幫助我複習重點，使我獲益匪淺，我當時對他簡直崇拜極了。由於我太膽小，連青蛙骨路標本還是他幫忙我完成的。爲了報答林仲卿的照顧，我常去社團幫忙他畫畫海報或做點雜事。每當做完海報拿去張貼，兩人欣賞著工作努力的成果，彼此都有著一種共同的成就感。社團裏的同伴常笑著說這是我們合作的「結晶」，林仲卿沒當作一回事，但在我心靈裏卻產生一波波的衝擊。我常自問和林仲卿到底是什麼關係？工作夥伴嗎？似乎又進一層，因為他常請我看電影、踏青。情侶嗎？又不怎麼樣，林仲卿僅不過是比其它學長多盡一層照顧學妹的義務罷了。那一段時間，我常爲此與直屬學姊長談，她告訴我，太一的女孩子最容易幻想戀愛的故事了，要我自己持，不要想得太多，否則會傷害到自己。我依著她的話，盡量不去想它，但是偶爾還會沈浸於那如柏拉圖式的愛情故事裏。

直到去年暑假，林仲卿和我參加醫療服務隊，夢幻竟然成爲事實。家訪途中，我因受不了南部豔陽而中暑。他著急的向附近居民借毛巾、提水、買飲料。在昏沈的意識中，我又再次的感受到他的體貼。意識恢復後，我滿懷感激地望著他，他關心的問我：『妳好一點沒？能見到妳清醒，真高興！』回服務站的路上，我們談了許多，從那時起他和我之間就沒有任何距離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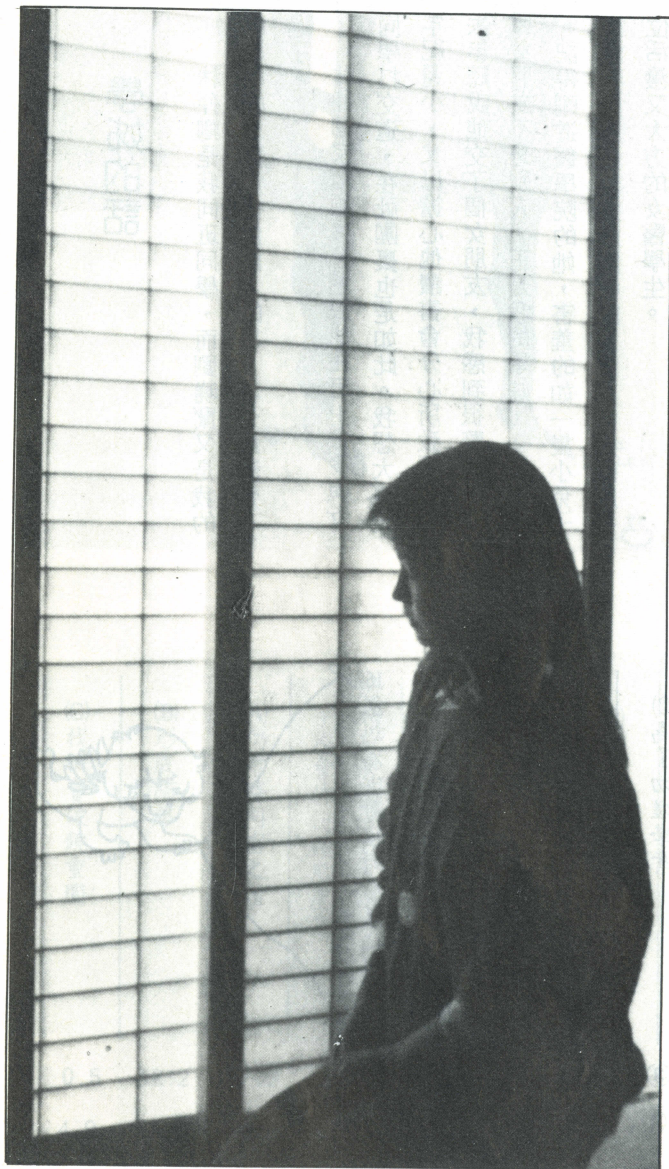
大二上，我和林仲卿可以算是同學們皆知的『校對』了。那是段很愉快的日子，一沒課他就約我到處逛逛，考試前就一同看書。雖然

我沒有再去社團，但是當時我覺得，犧牲跟同學們相處的機會和社團活動，是值得的。直到有一天與直屬學姊深談，似乎感到並不能將全部的感情冒險地投入在一個毫無承諾的愛情上，我必須抽出一些與他獨處的時間和其他同學相處在一起，才不致於失去寶貴美好的大學生活。這樣一來，我不但能在感情的世界裏，留下一點自己的角落以供進退，另一方面，也可開拓新的人際關係。想通之後，我重新投入社團活動。這次不是爲了報答學長的恩惠，而是純粹發揮我個人的興趣和才能，個性也從內向轉變成活潑。在融洽的同學友誼中，我找到了另一種樂趣。

但是不知怎麼地，林仲卿對我的改變似乎不太高興。起初我並不在意。後來有一次他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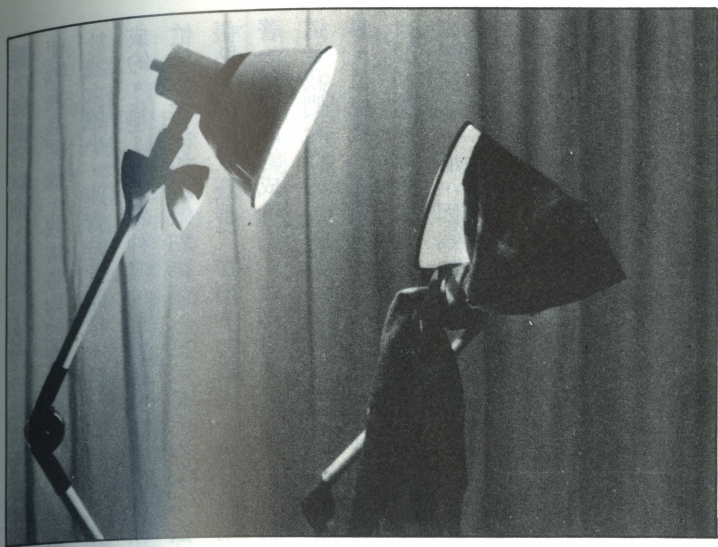
社團以質詢的口氣問我，怎麼不一同去看電影，我生氣的頂嘴：『我有我自己的選擇！』並沒有解釋那部片子已經看過。他沒說什麼，掉頭就走，我才感到事態嚴重，但社團裏的工作忙得讓我沒有跑去向他說明清楚，因此相互之間的裂痕又多增了一個缺口。

期末考期間，我與林仲卿又如往例般一塊兒去圖書館唸書，但彼此已經有了一層穿透不過的隔閡。林仲卿好像想挽回什麼，在看完書送我回二八四巷的路上，他說道：『是不是期中考我沒有替妳複習考試重點，妳生氣了？』我聽了這句話心中既好笑又心痛。相處了一年半，林仲卿居然對我的了解是如此單薄的可憐。我沒說話。他又接著說：『妳最近似乎很不重視我對妳的關心！』我心頭又是一震，在



那寒流來襲的夜裏，更冰凍了我心中原已漸漸燃起的希望。我以沈重的關門聲回答了他的疑問。那真是漫長的一夜，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，回想著與林仲卿認識的過程。從學長至社團夥伴到服務隊：一幕幕又再度浮現在腦海裏，我不知道是否該在這部故事打下一個句點？

頻繁的接觸和長時間的交往，並沒有使林仲卿了解我。我承認，在男女交往中，雙方必須學會體諒，但他絲毫不留給我一些原本是屬於我的空間。我才大二，還有漫長的大學生活要過。好一陣子我後悔我的決定，如今却又覺得這何嘗不是一種成長，我祝福他，並相信他會擁有更好的伴侶。」



學姊的話

林仲卿是我同班同學，而劉曉蘭又是我的直屬學妹。對於他們兩人的事，我是最清楚不過了。

林仲卿家教頗嚴，過去他在班上很少與女同學打交道，在社團裏也是如此。我想大概是年紀還小，父母擔心他讀書會分心所致吧！但去年聽說他交了個女朋友，我感到很驚訝，而那女朋友不是別人，正是我的學妹——劉曉蘭。記得剛進醫學院的她，害羞的如一隻小兔子。我常鼓勵她參加社團活動，希期她能變成一位活潑又大方的女醫學生。

對大部分的新鮮人而言，由於是第一次與異性相處，較無法坦然的面對異性，相互間對於異性的一舉一動都非常敏感。劉曉蘭是個愛幻想又沉默的女孩，所以我對她特別擔心。

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劉曉蘭參加社團沒多久就來找我，她的問題與我當初大一時差不多。我告訴她不妨把異性交往當作一種休閒活動，多多從團體活動中，去揣摩與異性相處之道，而不要太快投入一份感情於其中。尤其是學妹們，往往會將學長的友善照顧誤認為愛情的開始，我勸她不要自陷於情障裏，必須勇敢的走出來。她似懂非懂的同意我的看法。

暑假結束後，她與林仲卿成了『校對』，聽說是在服務隊形成的。當時我為她慶幸如此迅速就找到了知心的朋友。但後來據她的同學

16. 您認為班對校對形成之因是：
(全選，請按重要次序排列)

男
女

(A) 為了未來工作事業的需要

④
③

(B) 為了排遣寂寞

⑤
⑤

(C) 為了切磋學業

③
④

(D) 相處機會多，日久生情

①
①

(E) 對方條件合於己

②
②

17. 你認為班對和校對的壓力是什麼？

男
女

(A) 成為別人閒聊的話題

19.3
22.7

(B) 怕造成人際關係的疏離

31.5
40.1

(C) 如果分手，會很難堪

36
30.4

(D) 沒有壓力

13.3
6.8





透露，劉曉蘭自從成了校對，幾乎每天天下課就與林仲卿在一塊兒，視同學如陌路。我認為那不是個好現象，於是我主動去找劉曉蘭，告訴她撥一些時間給予周遭的人、事、物，她的天空不是只有林仲卿這三個字。在大學裏，應該還有一些值得發掘的新世界。因為我太了解他們倆了，二人都是將全部的情感投入於第一次交往的異性身上，這實在太冒險！所以我才將這個觀念種在學妹的心裏，希望她能多想想。

不久這顆種子發了芽，劉曉蘭真的漸漸在同學間活躍起來，但是林仲卿却仍然閉鎖在他的小世界裏，於是兩人間開始有了摩擦，而最後竟致分手。

這是誰的錯呢？今日的家庭、社會未曾訓練我們如何與異性交往，如何談戀愛。於是大

多數的人，自從脫離了和尚學校和尼姑學校後，在初入大學會感到茫然不知所措。一部分人試著學習建立良好的際關係；另一部分的人則閉鎖在自己的天地裏。直到有一天，這些人認為該是交個女朋友或男朋友的時候了，由於過去的生活方式，使得交友方式變得拙劣。甚至有的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。林仲卿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，他對於劉曉蘭跨出他的世界，感到很不開心。而另一方面，劉曉蘭因天生的個性所使，不願意將過去一連串的誤會解釋清楚，導致了一場戀曲的結束。

一個人一生只戀愛一次是幸福的，但就林仲卿和劉曉蘭而言，若比一次又多了一次將會更幸福。兩人也許能在此次的『失戀』經驗中，學習到如何尋找一位理想的伴侶，不是嗎？

18. 您對班對和校對的看法如何？		(A) 羨慕且躍躍欲試		22.3		男
		(B) 為他們祝福，但沒興趣跟進		72.8		
		(C) 反對		4.9		
19. 您認為班對或核對分手最常見的原因是：		(A) 對未來沒有把握		11.2		男
		(B) 形成太匆促，只抱著玩玩的心理		24.4		
		(C) 發現條件更好的對象		10.6		
		(D) 相處久了，易發現缺點		45.4		
		(E) 其它		8.4		
20. 如果您是班對或校對，萬一手您會持何種態度？		(A) 仍維持同窗之誼		87.3		男
		(B) 形成陌路		12.2		
		(C) 找機會破鏡重圓		0.5		
				4.9		女
				4.9		
				90.3		
				11.7		女
				46.7		
				10.7		
				18.3		女
				12.7		
				2		
				84.6		
				13.4		女